

12.71
7777



一顆紅心為革命

——記赤胆忠心的共產黨員傅興貴同志

學興編寫 張善平插畫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顆紅心為革命

——記赤胆忠心的共產黨員傅興貴同志

學興編寫 張善平插畫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8年·武漢

一顆紅心為革命

——記赤胆忠心的共產黨員傅興貴同志

學興編寫 張善平插畫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新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武漢市國營武漢印刷廠印刷

787×1092 $\frac{1}{32}$ 開·2 $\frac{1}{4}$ 印張·1插頁·36,000字

1958年4月第1版

195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0,000

統一書號：T3 106·88

定 價：(5) 0.18 元

我要为人民流最
后一滴汗

傅兴贵

革命年代的成长

目 录

在革命斗争中成长.....	3
坚韧顽强，打胜了头一仗.....	8
坚决走社会主义的路.....	14
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	24
事事带头，处处领先.....	33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	41
生龙活虎，艰苦奋斗.....	56
不为地位不为钱.....	59
谦虚谨慎，永远前进.....	63
光辉的榜样.....	65
后 记.....	69

中国出版集团

北京·100001

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人民，只有革命事业，从来不牟取个人私利。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创造革命事业，他可以出枪林，入弹雨，不怕流血牺牲，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革命事业的发展，他可以日夜奔忙，废寝忘餐，困难的时候，他站在最前头，有利的时候，他站在最后头。他有崇高的理想，伟大的胸怀，钢铁般的意志，旺盛的精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他总是生气勃勃，战斗在最前线，始终是闪烁着革命的火花，象东方的启明星一样，永远引导着人民走向光明。在这种人看来，一个人的活着，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革命事业的发展，为她而生，为她可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他们的每一颗汗珠，每一滴血，都要滴在革命的历程上，浇灌着人民幸福之花，让它早日开放出光辉灿烂的花朵，永不雕谢，永不褪色，照耀着全人类解放的道路，照耀着全世界人民的美好前途。

他们是谁？是共产党，是共产党员。只有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才能做到这样。中共湖北省麻城县王福

店乡总支書記傅兴貴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傅兴貴同志确实具有着共产党员最偉大、最崇高的一切美德，体现出共产党员最高貴的品質。从16岁时起，他就把自己的一切献給了党，27年来如一日，始終是赤胆忠心，为国为民，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艰苦奋斗。从打仗到建設，从戰場到农村，处处不失共产党员的本色，为党增添了光輝。他和人民群众是手連手，心連心，血肉相連。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評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話也愿意同他說。”傅兴貴同志正是这样的人，傅兴貴同志的事迹也完全証实了刘少奇同志接着指出的：“只要我們的党是由这样的党员組成的，我們就永远有无穷无尽的、不可征服的力量。”

只要你和傅兴貴同志接近，就会在自己的脑子里刻下不可磨掉的印象。当你接触他的时候，他是那样的亲切、平易近人；他的思想，他的行为，就象一盆火一样，使你的心馬上熾热起来，对他的了解愈深，

这个火就愈旺，你的心就象高山的瀑布一样，激流汹涌，无法平静下来；当你离开他坐下来或躺下来的时候，他的身軀仍然在你的面前，并且突然变得那样的高大，他那雄偉的身影占满了你的整个脑子。

这就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的光輝形象，这就是我們所要介紹的傅兴貴同志。

在革命斗争中成长

1915年，在湖北省麻城县傅家塆的一个貧农家庭里，傅兴貴同志誕生了。貧农，在旧社会就是苦难。傅兴貴同志的童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飽尝了被压迫、被剝削的痛苦，同时也埋下了革命的火种。他的家乡是老苏区，在党的领导下，1927年那里的人民就鬧起了革命，建立了苏維埃政权。傅兴貴同志就生长在这个革命的搖籃里，血的斗争使幼年的傅兴貴同志懂得了农民为什么穷苦，懂得了要想翻身、要想过好日子非得革命不可。就这样，埋在傅兴貴同志心里的革命火种燃燒起来了，1931年，16岁的傅兴貴在“打倒土豪劣紳”的口号下参加了当时苏維埃乘馬区（即現在的乘馬崗区）12乡游击队。

16岁的傅兴贵还没有一枝长枪高，背着一枝长枪总是撞螺絲骨。参军的第一天刚刚学会个立正、稍息，第二天就遭到敌人的进攻，他拿着枪跟着游击队就上了山，第一次参加了战斗。他还不知道枪怎样打，但敌人恶狠狠地逼来了，排长在一旁教他打出去了第一枪。他心里是又紧张，又兴奋，子弹打出去以后忘记退壳，排长又告诉他怎样退膛。小小的傅兴贵同志就是这样在战争的锻炼中上了第一课。

上过了战场，胆子大了，再遇着打仗心里不发慌了。由于他年轻机灵，作战勇敢，得到了首长的爱护，半年后，游击队改编为独立团，他当了通讯班的副班长。有一天，他们在执行运粮任务的途中，忽然听见附近一个湾子里传来了叫喊救命的声音，带队的营长断定这一定是敌人在毒害老百姓，下令救人。营长的命令刚一落音，年轻的傅兴贵第一个冲进了湾子，放了一枪，这突如其来的枪声使敌人慌了手脚，丢下了正在毒打的两个民兵，急急忙忙象丧家之犬一样地溜走了。这两个民兵被解救了出来。

1933年初，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以后，同年十月蒋介石发动了更疯狂的第五次围剿，向苏区进攻。那时，红军为了避免和敌人硬拚，带着一万多农民向万子山迁移。敌人也跟着追上了万子山，

于是和敌人反复地进行了八次战斗。在茅草山战斗中，敌人四处放火，想燒死工农紅軍，哪里知道紅軍已离开了茅草山，那时正刮起北风，反把敌人自己的两个旅燒死了。紅軍乘这个机会連夜向河南商城轉移，国民党105师心惊胆跳地赶到商城，駐扎在营火集。紅25軍、28軍和独立团抓住这个机会，向敌人来了个两面夹攻，把105师全部消灭，而我軍只伤亡12人，繳获了大批新式武器，仅自动步枪就有170多条，也摆脱了敌人的追逼。当时上級考虑到如果还繼續打下去，会給苏区人民带来更大的損失，便决定有計劃、有步驟的开始西征。

西征以后的一个多月，到了湖北枣阳新集。这时是旧历九、十月間，天气很冷，新集的漫山遍野都是半尺深的大雪，真是万山雪盖，千里冰封，那沒有叶子的枣树刺象一根根的利劍一样，布滿山崗。紅軍战士们腿上沒有綁带，脚上沒有穿鞋袜，只能用一块布把脚包一包，穿上草鞋。就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我軍和四倍于我的敌人相遇了，两軍相隔只有半里路远，和敌人展开了一场三天三夜的殘酷战斗。这时，身任通訊班班长的傅兴貴同志和其他战士一样，三天三夜沒有吃一点东西，沒有瞌一下眼皮，兴貴同志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突击任务，还参加了几次冲锋。

他的草鞋早破了，长褲被枣树刺撕成短褲，膝盖以下都流着血，找不到銅錢大的一块好肉，敌人的枪彈象下暴雨似的从头上、耳边飞过去，他还两次出生入死，从枪林彈雨中把負了伤的連长背下来，又从敌人手里搶救了一个战士。为了击退敌人，他冲到火力点最猛烈的地方，向敌人射击。在紅軍战士們的英勇反击下，击潰了敌人几个师，消灭了敌人一个团，突破了重圍，繼續向陝北挺进。

在河南卢氏县的一次战斗中，傅兴貴同志的左腿被国民党匪軍的炮彈打伤了，伤口有茶杯口大小，血一直往下流，他拄着一根棍子仍然狠狠地打击敌人。

在战斗中，年輕的傅兴貴同志表現了惊人的英勇頑强，所以就在1933年，傅兴貴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傅兴貴同志又走上了抗日的最前綫。震动世界的平型关大捷就是傅兴貴所在的师——115师取得的。那时傅兴貴同志已是連长了。那一次，115师的战士一个晚上走了93里路到了平型关，每人身上背80斤，天气虽然很冷，但大家都走的滿身大汗。他們埋伏在一个有很深积雪的山上，不一会就冻的不得了，脚已經不能动了，但沒有一个人叫一声冷和咳嗽一声。一直等到吃早飯时才見山下公路上过来

了敌人的30輛汽車，車上都是裝的物資，一会又过来80輛汽車，随后又来了几十輛装甲車。只听冲锋号一响，战士们象猛虎一样冲了过去，两面夹攻，把日本鬼子的一个板垣师团全部消灭了。因为当时还是国共合作，就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不相信，两次派来六架飞机侦察，才不得不承认这次胜利。

也是在这一年，红军在山西余家河和日本鬼子相遇，又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兴贵同志在指挥连队作战时，不幸有两颗机枪子弹从他的头部穿了过去，天灵盖被揭掉了半边，他当即失去了知觉，倒在地上。战士们把他抬下来还是昏迷不醒，七、八天以后，才慢慢苏醒过来。虽然脑神经已受了严重破坏，但总算从死亡的边缘抢救了出来，战友们说：“兴贵同志真是活了两世人。”

由于伤势很重，脱险以后，傅兴贵同志不得不离开战斗了近七年的部队进入了延安荣院。在疗养及以后的十来年中，他先后担任了荣院休养排长、党支部書記和指导員等职务。

从1931年到全国解放的十多年中，傅兴贵同志经历了十年内战、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打过土豪劣绅，打过蒋匪军，打过日本鬼子，何止身经数百战，经常在生死线上打圈子。一个接一个的战斗，

每一次的战斗都是那样的残酷，在这些残酷的战斗中，傅兴贵同志流了血，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和身体，我们今天享受的革命成果，就有他的一份力量。也是在这些残酷的战斗中，傅兴贵同志经历了千锤百炼，由一个还没有长枪高的小红军锤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坚韧顽强，打胜了头一仗

1951年的夏天，傅兴贵同志遵照党的指示从中国的革命圣地——延安，回到自己离别了近20年的故乡——麻城县傅家塆。

故乡啊故乡！这是多么美丽动人的字眼，又该是多么的吸引人啊！俗话说得好，“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傅兴贵同志一回来，垌里的农民兄弟都来看望他，争着向他倾吐翻身后喜悦的心情，也向他诉说了他出走以后国民党在这里进行的惨无人道的洗劫，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人们告诉他：他的家庭受到反动派的残酷迫害，哥哥被国民党捉去杀了，说是“匪属”，枪杀后还在尸体上刺了四刀；70多岁的老祖母被活活的饿死在大门弄里；母亲和姐姐也饿死在

家里；父亲、嫂嫂、侄儿都死在离垸20几里路远的地方了；房子也燒光了。就这样，一个11口人的大家庭只剩下傅兴贵同志一个人。他的心里感到十分悲憤，一陣陣的痛苦襲上他的心头，受了那么重的伤都不哭的傅兴贵同志，禁不住几滴热泪夺眶而出。垸里的人还告訴他：这个垸已由他出去时的73戶、373人，被国民党杀的現在只剩下37戶、137人了，有30多戶灭絕了人烟。他也亲眼看見了垸里的許多斷墙殘壁，荒田荒地。解放后，农民翻了身，作了主人，打倒了地主恶霸，分得了田地，党和人民政府对这里的人民关怀备至，从生产上也大力扶持，但由于劳力太少，种的庄稼产量很低，所以还没有恢复元气。加之还有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地痞流氓仍然在利用賭博抽头的形式来搜刮农民的血汗，农民也多染上了这种恶习，对生产不很認真。当时农民的生活还是很貧困，有打长工的，有卖短工的，甚至还有两、三戶人家在討飯，缺粮戶更是不少。說到这些情况时，有的貧农就气憤憤的說：“这个灣里現在是几家一賭場，冬天晒太阳，哪里象是做庄稼的，人家都不叫傅家塆了，都叫‘脚魚冲’（意思是地痞流氓象漁人杀脚魚一样，在这里剝削农民）。”是啊，农民的真正愿望是要赶快改变这个落后面貌。傅兴贵同志听到和看到这些以后，心里更是悲憤，他

想：象自己这样家破人亡痛苦的人还很多，个人的痛苦算不了什么，而摆在自己面前的是繁重的担子。他感到自己責无旁貸的應該挑起这付担子，他下了决心要“搞好生产，重建家园”。他抑制住自己的悲憤，轉过来安慰农民兄弟不要伤心，激昂地对群众說：“大家不要伤心，不要灰心，現在天下是我們的，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只要我們繼續艰苦努力，我們一定能够把家乡建設得繁荣幸福。”

傅兴貴同志的話給了群众以很大的安慰和鼓舞，使群众看見了希望，58岁的傅兴田接着就說：“老三的話說得对，我們这里田多地多，只要把庄稼做好，百事困难都能解决。”而群众也以对老革命战士的尊敬和照顧温暖着傅兴貴同志的心。傅兴貴同志失去了自己的家，貧农傅崇健赶紧讓出一間房給他住。屋里面牛蝨很多，天气又热，虽然居住的条件很差，但傅兴貴同志却深深感到故乡人民的无比亲切和温暖。他爱人是延安人，热的她坐不住，睡不好，长了滿身的痱子，很不习惯，情緒不安。傅兴貴不断的劝她說：“不要急，只要我們肯劳动，以后会好起来的。”

这时，灣里有不少的閑言冷語，有的說：“革命革了几十年，还是回来种田。”有的說：“他真苕，伤成那个样还怕政府不养到老。”有些話也傳到他耳朵里来了。

他毫不动摇，他记住了党的话：党是叫我回来领导群众发展生产，摆脱贫困的，我又不是回来享福的。

“搞好生产，重建家园”，首先就要学会生产。傅兴贵结束了战场上的战斗生活，又要在这新的战场上开始新的战斗。

学会生产，并不是一件简单事情。傅兴贵同志16岁参加了红军，那时还没有学会种田的全套本领，而以后的20年是南征北战，对农业生产渐渐生疏了。特别是他那受了严重伤害的身体，更增加了从事生产的困难，他头上的伤口，遇到天阴落雨就发痛，大太阳一晒就发晕。一天中午，他在花生地里薅草，猛烈的阳光象无数根金针一样，一下接一下的扎他的头，不一会，他的头发晕了，但他并没有想到休息，仍然努力地干。无情的太阳不肯松一口气，一阵紧一阵的逼着他，突然，傅兴贵同志心里一慌，眼前一片黑，扑通一声，晕倒在地下。畈里也没有人，也不知过了多大一会，他才慢慢苏醒。他思想上忽地闪过一个念头：身上打了茶杯口大的血洞都没有下过火线，晕倒了就不能不生产吗？他奋然爬了起来，拿起了锄头，咬着牙又继续薅下去了。

他为了学会犁田，曾经一天连换过三具犁。会写字的人，提起笔来是龙飞凤舞，不会写字的人，一支

笔就有千斤重。犁田也是一样。他套上犁就下了田，这犁就是不听他的话，一时深了，镢插在土里老深，牛也拉不动，一时浅了，镢在地面上牛拉的直跑。还没犁上三转，镢又插在土里了，他一赶牛，只听咔嚓一声，犁轅拉断了。怎么办？“买！换犁再干”！买来了第二具犁，新犁要先放在水里浸涨才能用，他不懂得这个知识，迫不及待地又犁开了。不一会楔掉了。他想：“水田不好犁，就先从旱地里学起吧。”他上好楔，背上犁，抱着新的希望在地里干起来，刚犁到地边，嘣的一响，镢尖碰在树根上折断了。

这时傅兴贵同志心里很难受，急的满头满脸直淌汗，坐在地埂上责问自己：“傅兴贵呀傅兴贵，党叫你回来领导群众发展生产，你自己连犁都不会用，你凭什么本事去领导群众呢？”他又想：“打仗那样难，为了革命我学会了，今天，为了革命我一定要学会犁地！”再干，可是怎样干才好呢？想呀想呀！“嗨！‘想学好，要问老，’要学就得有人教，学打仗得找老战士，学犁田就得找老农民教”。他想到这里，起身就跑，找着了老农傅兴田，虚心求教。傅兴田告诉他怎样用力，帮他换了镢做给他看。他犁的时候，傅兴田在一旁不断的指点。就是在这一天，换了三次犁，终于学会了犁田。他以自己坚韧顽强的革命精神，打胜了头一仗。